

國文入門必讀

敘述文範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蓉重排初版

國文入門
敘述文範

(全一冊)

裝版嘉樂紙全一冊定價國幣三元二角

(郵運滙費另加)

* 權 作 著 有 *
* 印 翻 准 不 *

編 者 譚 正

發 行 者 中 華

印 刷 者 中

發 行 處

編輯大旨

一、本文範專供初中及初中程度學生研習國文之用。（凡已見於由國譯到國文第三冊者均不錄。）

一、本文範依照近代文體分類法，分爲論說（包括論辯文與說明文。）記事（包括抒情文與寫景文。）敘述三冊；每冊各目獨立。

一、本文範所選各文，每冊均依時代先後爲編次，其形式與內容，依照下列各項原則：

1. 足以代表作者思想與性格，而不違背時代精神者。
2. 全于現實生活，而無淫靡、消極、迷信之色彩者。
3. 表達透暢，抒寫真摯，敘述明晰，而無文法上及論理上之錯誤者。

一、選文均分段加新式標點符號，以清眉目。

一、各文之作者，均附注小傳（重見者不注；）題目下間注明作文之動機或背景，以助學者對於內容之了解。

一、篇中每遇僻字或破書字，均註直音或反切；篇後均附註釋，學者可以減少檢查字典辭典之煩。

一、本文範之分類與註釋，如有不妥之處，尙希大雅不吝賜教。

一九三七、六、七、編者識

國文入門必讀 敘述文範

目次

讓縣自明李志令(魏武帝).....	一
白鈐(魏文帝).....	七
五柳先生傳(陶潛).....	一二
段太尉逸事狀(柳宗元).....	一三
楊烈婦傳(李翱).....	一七
陳烈女傳(杜牧).....	一九
齊魯二生(李商隱).....	二二
李賀小傳(李商隱).....	二六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韓愈).....	二八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皇甫湜).....	三三
唐故國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李貽孫).....	三六
書李賀小傳後(陸龜蒙).....	三八
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	四〇
趙隱嗣傳(石介).....	四八
曹氏女傳(章望之).....	五〇
洪渥傳(曾鞏).....	五二
方山子傳(蘇軾).....	五三
錢乙傳(劉).....	五五

原书缺页

高木匠傳(蔣士銓).....	一四八
補廬先生傳(汪縉).....	一五〇
息菴翁傳(彭續).....	一五二
黃貞文傳(楊鳳苞).....	一五三
程日新先生家傳(吳敏樹).....	一五六
饒烈女墓誌銘(王徵定).....	一五七
陳鳳虛墓誌銘(方苞).....	一六〇
厲樊榭墓誌銘(全祖望).....	一六二
袁隨園君墓誌銘(兆淳).....	一六六
崇明老人記(陸隴其).....	一七〇
懸子記(謝濟世).....	一七一
書侯振東(胡天游).....	一七四

梅花嶺記(全祖望).....	一七五
書潘荆山(袁枚).....	一八〇
記新疆邊防(紀昀).....	一八二
書關橋老僧事(朱辰樞).....	一八四
羅臺山逸事(樂鈞).....	一八六
記閩安壯士(陳庚煥).....	一八九
書劍俠事(王士正).....	一九一
貓娘傳(李慈銘).....	一九四
潘錦芳傳(施補華).....	一九五
章大傳(熊其英).....	一九七
先妣事略(林紓).....	一九八
曹野人先生傳(易順鼎).....	二〇一

李淑真傳(張宗瑛)……………二〇二

剛直彭公墓誌銘(王國選)……………二〇六

侯官方公墓誌銘(林紓)……………二一〇

劉君勝業傳(未婚守節妻陳貞女合葬銘(林紓)

……………二二三

聖定施海門先哲文書後(張霽)……………二二四

書邱大刀(張霽)……………二一九

國必入
門文讀
敘述文範

讓縣自明本志令

魏武帝（東漢）姓曹，名操，字孟德，人，其父夏侯嵩，爲官官曹騰養子，因冒姓曹氏。少舉孝廉，爲郎，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子不篡漢，追尊爲武帝。

孤〔一〕始舉孝廉，〔二〕年少，自以本非處，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三〕始除殘去（上聲）穢，〔四〕平心選舉，遠近（誤）〔五〕諸常侍，〔六〕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願視同歲〔七〕中，年有五十，未名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冀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讎〔八〕東五十里，築精舍，〔九〕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一〇〕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後徵爲都尉，〔一一〕遷典軍校尉，〔一二〕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冀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起舉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一三〕與舉義兵，〔一四〕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強敵

爭，倘更爲禍始。故泚水之戰，〔二〕數千，後還到揚州，〔三〕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幽州之〔七〕破降，〔八〕黃巾〔九〕三十萬衆。又袁術〔二〇〕僭號於九江，〔二一〕下書稱臣，名門封建，〔二二〕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術布〔二三〕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同擒〕其四將，〔二四〕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二五〕據河北，〔二六〕兵勢彊盛。孤自度〔入聲〕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烏其二子。〔二七〕又劉表〔三〕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二八〕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以〔通已〕極，意願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三〕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互相付度，每用歌詠。〔三〇〕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三一〕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三二〕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三三〕之殺蒙恬〔三四〕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三五〕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佩〕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一〕皆當親軍之任，可謂身任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二〕去聲〕妻妾，皆令〔三〕不違下問。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師，欲令傳達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四〕同膈〕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敍心腹者，見周公〔五〕金縢〕〔三〕之書以自開，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使稱委相與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王侯國，〔六〕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上譽下問、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七〕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使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之推避晉封，〔八〕申胥之逃楚寶，〔九〕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爲大；蓋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尙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國縣，〔十〕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十一〕不可豫位；至於越土，可得而辭。今主〔十二〕上聲〕還陽夏〔十三〕柘〔十四〕苦〔音戶〕〔十五〕三縣，戶二萬，但食〔十六〕高戶，且以分損諸將，少減孤之責也。

〔註釋〕〔一〕孤，禮王操凡自稱，小國之君曰孤。〔二〕孝廉，三國志武帝紀：帝年二十，舉孝廉，爲郎。〔三〕濟南，後漢國，治東平陵，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東。〔四〕除殘去穢，三國志武帝紀：光和中，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歷籍，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郡界肅然。〔五〕逆也。

〔一〕諸常侍 時中常侍張讓等亂，故攝後徵還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二〕同歲 多同歲舉孝廉也。〔三〕護 後漢縣，屬沛國，今安徽亳縣是。三國志武帝紀：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四〕精舍 後漢黨錮傳：劉淑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五〕求底下之地 二句 底，亦下也，言欲引池水爲溝，以與外隔而自蔽也。〔六〕都尉 漢書百官公卿表：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七〕典軍校尉 三國志武帝紀：金城邊章譚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八〕董卓之難 見後魏文帝自敘。〔九〕興舉義兵 三國志武帝紀：董卓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十〕汴水之戰 汴大河之分流也。自今河南開封縣，分流而東，至江蘇銅山縣北，與古泗水合。元秦初定，黃河奪汴入泗，以達淮，汴河之故道遂湮。三國志武帝紀：董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太祖引兵西，將據成皋。陳留太守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亦引兵還。〔十一〕揚州 後漢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六郡，均屬揚州，今江蘇江南安徽淮南及江西閩浙皆是。三國志武帝紀：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十二〕後領兖州 兖州，見魏文帝自敘註。三國志武帝紀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

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謀，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受降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二〕公黃巾 見後魏文帝自敘。

〔九〕袁術 字公路，汝南汝陽人。獻帝時，據壽春，領揚州事。識賢言代漢者當塗高，術自以名字應之。遂僭帝號，自稱仲家，凡二年，糧盡衆散，乃北走青州，爲劉備所擊，復還壽春而死。

〔三〕九江 後漢郡，治陰陵，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

〔二〕露布 以帛書揭之於竿，欲天下知聞也。

〔三〕討禽其四將 三國志武帝紀：袁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

〔三〕袁紹 字本初，汝陽人。靈帝時，爲佐軍校尉。帝崩，紹與何進謀召董卓軍共誅宦官，卓未至而事洩，進被殺。紹乃勒兵捕宦官，盡殺之。卓至議廢立，紹不從，出奔冀州，起兵討卓。卓擁帝入長安，死於王允之手。後紹據河北，與曹操戰於官渡，大敗，疾作而死。

〔三〕巴河北 黃河以北之地，即山西河北之總稱，冀青幽并四州，均在河北，故云。

〔二〕三梟其二子 懸首木上曰梟。二子，譚與尚也。

〔三〕劉表 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獻帝時，爲荊州刺史，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求助於表，表許之，而未往援。操既敗紹，遂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卒。表子琮舉州降操。

〔三〕荊州 後漢南陽、南陵、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七郡，皆屬焉。

側，今河南南境，及湖北湖南。〔二〕欲人言盡二句。言不欲人以此相營營，故盡情言之，使人不言也。〔三〕不信天命之事。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

異代方起，今陛下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四〕耿耿不安也。詩衛風耿耿不寐。〔五〕三分天下有其二四句

論語注引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三〕樂毅走趙。燕昭王之卿，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薨，惠王用齊人反間，使騎劫代之。毅懼奔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四〕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趙高矯詔殺長子扶蘇，立胡亥，是爲二世。趙高用事，關東盜起，二世讓趙高，高弑之。

〔三〕蒙恬。秦將。始皇時，使蒙恬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威震匈奴。始皇崩，趙高立二世，恬自殺。〔三〕穰信於秦三世。蒙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驁子曰武，爲秦裨將，攻楚虜楚王；武子曰恬。〔三〕孤祖父以至孤身。三國志武帝紀：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出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三〕金滕。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傳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庫，緘之以金，不欲人閱之。〔三〕武平侯國。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九年，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西。〔三〕三子。丕、植、彰也。〔四〕選督封。驍姬之

側，今河南南境，及湖北湖南。〔二〕欲人言盡二句。言不欲人以此相營營，故盡情言之，使人不言也。〔三〕不信天命之事。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今陛下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四〕耿耿不安也。詩衛風耿耿不寐。〔五〕三分天下有其二四句論語注引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三〕樂毅走趙。燕昭王之卿，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薨，惠王用齊人反間，使騎劫代之。毅懼奔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四〕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趙高矯詔殺長子扶蘇，立胡亥，是爲二世。趙高用事，關東盜起，二世讓趙高，高弑之。〔三〕蒙恬。秦將。始皇時，使蒙恬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威震匈奴。始皇崩，趙高立二世，恬自殺。〔三〕穰信於秦三世。蒙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驁子曰武，爲秦裨將，攻楚虜楚王；武子曰恬。〔三〕孤祖父以至孤身。三國志武帝紀：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出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三〕金滕。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傳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庫，緘之以金，不欲人閱之。〔三〕武平侯國。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九年，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西。〔三〕三子。丕、植、彰也。〔四〕選督封。驍姬之

難，介之推從文公出亡，歷遊各國，凡十九年。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與母偕隱而死。後文公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一〕逃楚賞 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申包胥赴秦乞援，倚於庭牆而哭，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乃出師，大敗吳師。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二〕封策四縣 武卒、陽夏、柘、苦四縣也。〔三〕江洲未靜 時陳新敗於赤壁，孫權據江東，劉備據荊州。〔四〕陽夏 後漢縣，屬陳國，今河南太康縣。〔五〕柘 後漢縣，屬陳國，今河南鹿邑縣東。

自敘

魏文帝 曹操長子，名叡，字孟德，郡各陽，為三國魏之始祖，在位六年，性好文學，博聞強識，以著述為務，有魏文帝集。

初平〔一〕之元，董卓殺主后。〔二〕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三〕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四〕咸以春秋之義——商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五〕于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六〕

之師，戰于滎陽；〔七〕河內〔八〕之甲，軍于孟津。〔九〕卓遂遷大駕，〔一〇〕西都長安。〔一一〕關
山東大者逯郡國，中者嬰〔一二〕城邑，小者聚〔一三〕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一四〕盛于海嶽，〔一五〕
山寇〔一六〕暴于并冀，〔一七〕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
暴〔一八〕入聲，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
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一九〕初，上南征荊州，〔二〇〕至宛，
〔二一〕音焉〔二二〕張繡〔二三〕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二四〕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
乘馬得脫。

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
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二五〕濺〔二六〕穢〔二七〕鵠
〔二八〕陌〔二九〕賁良弓，燕代〔三〇〕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三一〕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
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季丹，〔三二〕獵于鄆西〔三三〕終日，手獲麋〔三四〕章〔三五〕鹿九，雉兔三
十。後軍南征，次曲蠡，〔三六〕尚書令〔三七〕荀彧〔三八〕都〔三九〕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
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四〇〕俯馬歸而仰月支
〔四一〕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四二〕有常徑，的〔四三〕有常所，雖每發輒中
，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四四〕平聲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
則妙矣。」

時軍祭酒張京〔三〕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四〕之間，有虎賁〔五〕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其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六〕又稱其能容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屢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七〕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脚勦，〔八〕正截其額，〔九〕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一〇〕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

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一一〕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楣爲蔽木戶，〔一二〕後從陳國袁〔一三〕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一四〕

余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一五〕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一六〕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一七〕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一八〕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